

通鑑紀事本末

四十四







遇宇文使君五輩豈從亂乎

### 元顥入洛

梁武帝天監八年秋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為北海王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夏四月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為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般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奔 冬十月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元顥取魏銍城而據之

三百八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五十二

徐為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爲先行臺尚書薛琚曰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為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榮城遂至梁國魏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即





帝位於睢陽城而改元孝基 五月丁巳魏以東  
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鎮  
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崞峽乙丑內外戒嚴戊辰  
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州刺  
史引兵而西楊昱擁衆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  
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與驃騎將軍  
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  
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  
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  
衆皆是仇讎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  
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

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  
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  
而入癸酉拔滎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  
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十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  
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顥曰  
我在江東聞梁王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爲兵部不  
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所  
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剗其心而  
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二千貫城  
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  
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主將出避



顥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  
中荒殘何可復往顥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  
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  
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孤軍必矣或恐勝  
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  
榮各使引兵來會掎角進討旬月之間必見成功  
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  
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  
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臨  
淮王或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  
丙子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為侍

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為  
冀州刺史兄子侃為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顥  
意忌椿而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  
勸椿出二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  
天命耳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為後援魏行臺  
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  
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衆四萬攻拔大梁  
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  
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  
欲向洛為隨我北渡子昇曰王上以虎牢失守致  
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



六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柏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鉉以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宋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爲福於卿爲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顥旣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

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宣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光韶亮之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廣州刺史鄭先護南兗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爲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陽平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



射爾朱世隆爲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旣南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爲并肆等九

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己丑費穆至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魏北海王顥旣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渾兵四合將何以御示之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應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爲



又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  
顓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啓乃表於上曰今  
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  
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  
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  
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  
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  
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  
顓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顓先以慶之爲  
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顓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  
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  
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  
其責慶之不敢復言爾朱榮與顓相持於河上慶  
之守北中城顓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  
甚衆有夏州義士爲顓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  
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顓悉  
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  
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  
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  
之邪爲欲廣施經略巨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  
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  
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顛顛視公此舉若



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生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梓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旣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柰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擲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爲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慰勞之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執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



二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北海王顥自輟轅南出至臨潁從騎分散臨潁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 乙亥魏主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

### 元魏之亂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春正月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

四百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五十九

魏書

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爲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謚爲侍御史坐瀆徒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解



軍之俗謚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竒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歎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廣寧蔡雋特相友善竝以任俠雄於鄉里

普通五年秀容酋長爾朱榮羽健之玄孫也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四百八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膏肓皆在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六十一 顧祺

六年 初鄭羲之兄孫儼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西討以儼爲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嘗遣官著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抱罕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爲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義義敗太后以儼爲懌所厚復召爲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



設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  
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  
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摠  
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  
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  
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  
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  
輻湊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  
舍人為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  
衆莫能明也

大通二年春二月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佞用

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逢蠱起封疆日蹙魏肅  
宗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  
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為雍蔽不使  
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恆有寵於帝  
使領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為州士恆懷寵不願  
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語  
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懸賞購  
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  
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雋先在杜洛  
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



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於榮榮見其憔悴未  
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  
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齒起謂榮曰御惡人亦  
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  
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  
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  
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  
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  
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  
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  
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  
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  
書以山東羣盜方熾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  
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  
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  
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  
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  
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  
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  
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  
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滄口以西分據險要  
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



勢可分遂勒兵聚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并陘徐  
紇說太后以鐵表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  
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  
欲以脅太后榮以尚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  
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  
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爲帝大赦旣而下詔稱  
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  
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  
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  
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  
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  
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  
翦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  
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  
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  
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爲儲兩虛行  
赦宥上欺天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  
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  
盜鍾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  
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  
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  
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



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爲首閣。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爲之，則非計也。」乃遣之。三月，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爲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爲，莫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爲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爲主都督，帥衆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嚴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戊辰，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劭爲無上王子，正爲始平主，以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



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即遁還費穆棄衆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閉殿門取驂騮廐御馬十匹東犇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灑駕迎敬宗於河橋庚子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旣無戰勝之威群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先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殺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洶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旣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雋爽涉學時又



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今日有能為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為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刹西部高車叱烈殺鬼侍帝側詐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歡雖復愚踈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



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爲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虚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壹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四百六

追贈二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爲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及白民贈郡鎮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韶爲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譔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譔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柰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譔譔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旣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譔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



謀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  
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阜唐  
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義羅爵梁郡主 五月丁  
巳朔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爾朱榮入見魏主  
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  
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  
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輦向中常侍  
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  
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帝疑未決  
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  
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  
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上  
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  
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婦  
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  
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  
地唱回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愠無怕刀槊弓矢  
不離於手每有瞋嫌即行擊射左右恒有死憂嘗  
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  
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  
之於邳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



言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  
朱端為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  
腹心焉之 高乾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  
與榮親善榮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  
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  
河陰之 爾朱榮官爵頻破出軍魏王使元欣諭  
旨乾等元欣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  
兼曹為 爾朱榮請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  
應復居近要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教曹復行抄  
掠受誘執之 爾朱榮義同拘於晉陽教曹昂昂以  
字行 秋七月己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  
尚書事 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  
唐河其子奉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敗  
爾朱榮愛秦之才以為統軍 辛巳以爾朱榮為  
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  
樂昌公文暢並進爵為王

卷二十二

九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  
政尚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  
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  
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  
雋議清治選部榮嘗關補曲陽縣令神雋以階懸  
不奏別而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



雋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  
啟北人爲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  
論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  
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  
爲州遠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右不爲人臣朕亦  
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日官之理榮聞之  
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  
后性妬忌屢致忿恚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  
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  
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爲若本自爲之臣今亦封  
王矣帝既外逼於榮內迫皇后怕怏怏不以萬乘  
爲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  
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  
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  
勞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它語亂之曰然撫  
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  
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出追令去榮時望得殊  
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  
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  
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  
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  
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



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為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不曰大王勲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脩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今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即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壹海內何得遽言勲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高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垣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緡取然後與兄奉天子

北

魏書紀事卷之二

十一

具

巡四方乃可稱勲耳今不以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城陽王徽之妃帝之曰少女侍中李或延寔之子帝之姊壻也徽或欲得以推寵惡榮為已害日毀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憊河陰陸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昱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挽乳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保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島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温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



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邵以字行巒之族弟也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以因之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爾朱世隆疑帝欲爲變乃密置匿名書自榜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彊不以為意手執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不從是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帝即欲殺之以

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

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

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

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

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出

中台掃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

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

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

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公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

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

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隲侮帝左右州所忌憚故



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帝求間帝即下明光殿與  
懿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或告以毅  
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  
當得此壻力微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為己患脫  
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  
耳帝夢手把刀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微及楊侃微  
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  
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  
林園讌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  
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  
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温  
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  
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  
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不必死  
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帝謂殺榮  
天穆即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  
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為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  
實謂不宜留微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  
光豈有來理帝亦以為然微曰榮腰間嘗有刀或  
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  
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  
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



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甲午榮暫入即詣陳留  
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  
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爲無能爲曰  
何忽忽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  
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始九  
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  
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  
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  
脫榮帽懼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  
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  
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帝令子昇作  
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  
顏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  
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  
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即  
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  
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  
觀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爲伏兵所殺帝得榮手  
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  
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  
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閭闔門下詔大  
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



中是夜爾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它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朱瑞雖爲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還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彊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遣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爲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爲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閣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爲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



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  
巖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教曹援劍起舞誓以  
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  
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門  
望之遣主書牛瀆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  
圖豐逆王瀆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  
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從太原王入  
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  
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  
爲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  
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在

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  
讎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  
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  
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  
戰鬪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爲  
大都督帥衆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  
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爲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  
皆稟蘭根節度爾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羣臣博  
議皆恇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  
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  
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



徑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為善帝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于橋數里縱火燒焚河橋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度俄而橋絕溺死者甚眾苗將白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軍不至爾朱氏就擊之左右皆蓋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謚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揚旻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子恭仍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

東州州刺史元顯恭為晉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魏東徐州刺史廣長斛斯椿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棄州歸汝南王悅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以兆為大將軍進爵為王世隆為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大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為太尉賜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為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為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爾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



明達請降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  
達犇東夏岳聞爾朱榮死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  
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  
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  
犇而更立宗室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  
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啓云天光密  
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之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  
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屯於郡南爲榮舉  
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  
爲淵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  
摠統內外微意謂榮旣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  
世隆等兵四起黨衆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  
忌嫉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帝謀議君臣有獻策  
者徽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入心惜財  
貨賞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  
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  
將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丞臺楊昱共討爾朱仲  
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爲太尉臨淮王彧爲司徒  
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爲王長廣  
王亦以天光爲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丁丑  
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  
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且壬辰又以鄭先護兼



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  
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為北道行  
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  
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  
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  
勇於戰鬪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  
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  
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  
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  
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犄角之  
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  
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蘭先人命吾  
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  
兆在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未得久事爾朱矣  
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  
都督史件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  
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  
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  
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  
散走華山王鷲斤之玄孫也素附爾朱氏帝始聞  
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鷲說帝曰黃河萬仞兆  
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鷲復約止衛兵不使



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兆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汗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寔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技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它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爲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爾朱世隆至洛陽兆自以爲已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且久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戍申魏長廣王大赦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龍峽客及



兆入洛步番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  
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  
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高  
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以邀之不及因與兆  
書爲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  
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初敬宗恐北  
軍不利欲爲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爲南  
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  
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衆議更一二  
日即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  
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  
徵兵於大寧太守代人房謨謨不應前後斬其三  
使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  
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間之皆叛安定給謨  
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  
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  
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  
皆言此房公馬也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爲其  
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衆少留鄴召募欲自  
滏口入并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  
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  
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尋



懸榜以千萬錢募賊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  
三級佛寺并殺陳留王寬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  
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  
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  
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  
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兵曰盛兆屢敗告急於  
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  
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  
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  
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  
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  
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  
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  
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  
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  
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  
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  
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  
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  
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  
鎮歲霜早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  
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



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  
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擢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  
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  
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  
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  
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  
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  
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  
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  
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  
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  
馬度水與歡坐幕下陳謝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  
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  
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為旁人所構間大家何  
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  
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齧臂止之曰今  
殺之其黨必犇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  
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  
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  
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開水肆罵馳還晉  
陽兆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為營歡偽與之善  
觀其佩刀因取殺之士衆感悅益願附從

斛斯



權復棄汝南王悅拜魏

三年春正月魏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衆  
逃散遂來奔丙申以先護為征北大將軍魏自敬  
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  
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踈遠又無  
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  
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以元義擅  
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  
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  
史執送之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行臺郎  
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

四百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八十四

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為主必天人允  
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爾朱彥伯潛  
往勸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  
通聰之子也二月己巳長廣王至邙山南世隆等  
為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遼西竇瑋執鞭獨入啟  
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  
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大赦改元晉  
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叙敬宗枉殺太原王  
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翦彊臣非為失德直以  
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  
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恩與億兆同



茲六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  
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三皇  
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澆為沖挹自秦以來  
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竊矣加爾朱世隆儀  
同二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  
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  
配孝子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終以此論之  
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  
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  
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為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  
舊廟而為之以為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為火所  
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  
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安東將軍史  
倅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  
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南向倅龍文義帥眾  
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  
陽至是爾朱世隆論倅龍文義之功各封千石侯  
魏主曰倅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勲竟不當爾  
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兗州刺史先  
用俊表詔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  
幽安蔡昇  
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黨知  
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



行臺聲言為敬宗復讎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  
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至號  
不出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  
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州託言調發民匹欲  
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  
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鷄  
執刺史元疑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  
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與袁  
將士皆縞素升壇誓眾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  
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殷州刺史爾  
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探甲將十  
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  
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  
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無關大王山六旬乃  
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  
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殺  
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  
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將石勿懼也乃將十餘  
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  
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  
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為明  
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秣之稅足濟



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豨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  
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  
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卒子元  
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  
人甚敬之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  
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爲導曰若逢賊  
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  
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柵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  
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  
此連爲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  
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  
四百九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八十一  
徐嵩

及爾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  
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筆濁酒以奉迎歡聞其  
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  
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  
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  
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  
闕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歡曰  
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  
高乾邕兄弟來未時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  
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竝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  
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



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入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涼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癸酉魏封長廣王曄爲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爲太師淮陽王欣爲太傅爾朱世隆爲太保長孫稚爲太尉趙郡王諶爲司空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爲大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爲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勃海王徵使入朝長孫稚固辭太傅乃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爾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鎮大梁復加兗州刺史爾朱世隆之初爲僕射也畏爾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



及榮死無所顧憚爲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嘗  
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郎宋  
遊道邢所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  
行公爲貪淫生殺自恣及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  
級皆爲將軍無復負限自是勲賞之官大致猥濫  
人不復貴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  
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而仲遠尤甚  
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  
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以  
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  
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  
朱氏而憚其疆莫敢違也 已丑魏以涇州刺史  
賀拔岳爲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爲秦州  
刺史竝加儀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  
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  
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  
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  
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  
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  
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于  
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  
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



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素  
夏四月癸丑魏以高歡爲大都督東道大行臺  
冀州刺史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彥  
伯爲司徒 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  
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  
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  
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  
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爲  
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  
號慟聲震郊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  
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  
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  
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共推  
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  
曾無灑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  
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  
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  
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  
兵逼般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  
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誅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  
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  
爲般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爾



朱世隆匿之不進 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  
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總服同爨男女百口  
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  
州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城陽  
三徽李彧皆其姻戚也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  
爾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貫其罪  
侃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  
應之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  
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辯正平太  
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  
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  
檢案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  
掩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者殺之籍沒其  
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皆已格殺帝  
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  
爲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愔於  
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  
訴家禍因爲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即署行  
臺郎中 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  
以彥伯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  
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師  
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爲之斛斯椿譖



才端於世隆世隆殺之

魏爾朱仲遠度律等

高歡起兵恃其彊不以為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己卯魏以仲遠為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為大司馬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為帝朗融之子也冬十月壬寅朗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為侍中司空高敖曹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四廿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九十一

公非期

史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為右僕射己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出井陘軍于廣阿眾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



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  
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  
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乎天  
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  
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  
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  
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  
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  
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  
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  
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

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  
雄心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人心已去天意安  
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  
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  
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攻鄴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  
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  
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  
崔陵愔逞之五世孫也 二月辛亥魏安定王追  
諡敬宗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高歡爲丞相柱國大  
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爲驍騎大將軍丁亥



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  
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  
所欲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  
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  
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  
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  
之不盡必爲後患柰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  
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徬天光天光不  
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  
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  
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  
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  
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  
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  
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  
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  
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  
孫稚爲大行臺摠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  
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  
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  
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  
敖曹曰敖曹所將練日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



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配也庚申爾朱兆師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陳連繫牛騎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

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犇東郡爾朱彥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冒死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爲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



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灑波津爲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旣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爲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閭闔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節閔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爲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辛巳安定王至邛山高歡以安定王踈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爲人欲復燕之蘭根以帝神采高



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弟及黃門侍郎崔悛共  
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代  
人綦母儁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  
之悛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  
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為天子若從儁言王  
師何名義舉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歡入洛  
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  
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  
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  
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歡以  
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

四百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九十七

史記

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脩懷之子  
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脩所  
親負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  
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  
政見脩脩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  
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  
四百騎迎脩入擅帳陳誠泣下霑襟脩讓以寡德  
歡再拜脩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  
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  
齧折延首而不敢前脩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  
得不稱朕矣乃為安定王作詔策不而禪位焉戊子



日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氊蒙  
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氊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  
殿羣臣朝賀升閭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爲  
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  
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爾朱世  
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  
爲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爲大行臺尚書朝  
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素爲歡所  
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  
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爲東南  
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

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  
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  
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  
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  
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  
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土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并  
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勅敵安能去其巢穴與  
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  
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斬進可以兼山東  
退可以封函谷柰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  
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踰關爲誓而不就



亦主名  
一前名  
蘇也尔朱  
慶律天克於  
以陽初之

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詔百司

會葬葬用殊禮以沛郡王冠為大帥趙郡王湛為

太保南陽王寶炬為太尉長孫稚為太傅晉炬愉

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成成許之己酉

清河王亶為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

丞相歡命以為弟侍歡勢驕狎公知南陽王寶炬

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

炬為驃騎大將軍歸第 魏主辭寶立武穆王之

諱改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廟號敬宗 秋七月

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 壬寅魏丞相

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

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

騎十萬會丞相歡於太原因以隆之為丞相軍司

歡軍於武鄉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

微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冬十一

月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暉己酉以汝南王

悅為侍中大司馬 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

己亥殺之 十二月魏主納丞相歡女為后命大

帝卿李元忠領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

忠曰昔日建義勳勳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歡撫

髀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賦曰若不與侍中當

...



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歡須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隘出入寇掠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五年春正月魏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伏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嶺衆並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樵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甘厚

癸亥年三月廿一日校







